

容权臣出现，当然也就不容权宦出现了。刘瑾被称为“立地皇帝”，就是因为他已经是正德皇帝身边的第二权力，他的专权程度，已经在某些方面超出了皇权与宦官的相关机制所允许的范围，皇权只有除掉这种第二权力，才能使这种失衡的机制又一次获得平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刘瑾的权力越膨胀，他被皇权清除的危机就越临近。

刘瑾的最后垮台，除了在政治体制上与皇权的矛盾之外，其他的主客观原因还是很复杂的。引起刘瑾垮台的客观原因，是一次地方藩王的军事叛乱。促成这次藩王叛乱的客观背景，是由于社会危机引发的人民起义不断发生，流民问题得不到缓解，动乱的情势在全国蔓延发展。加上刘瑾派出人员到边境地区查勘屯田，编审屯粮，搞得天怒人怨，军卒时常哗变，边境地区人心惶惶。刘瑾派官到宁夏等地去丈量屯地，巡抚都御史安惟学秉承刘瑾的意图，严厉督令丈地，以50亩为一顷，然后再按丈出的土地顷亩数大肆敛银，以“孝敬”刘瑾。

暴敛引起屯田士兵的怨恨，被当地的安化王朱寔鐸利用，他与指挥何锦、周昂等人，率领军队哗变，把镇守宁夏的太监李增、少监邓广、总兵官姜汉、巡抚都御史安惟学等都杀掉。他们认为现今朝中出了个权宦刘瑾，如果让他篡了位，藩王们就是死路一条。所以不如趁现在全国都反对

刘瑾的时机，推朱寔鐸为主，以“诛(刘)瑾”为名，起兵“清君侧”，则大事可成。

朱寔鐸要效法他的老祖宗朱棣，打出“讨刘”的旗帜，上演一出“靖难”剧。但他很快就失败了，起兵前前后后只有18天。正德五年(1510年)四月初八日，朱寔鐸举兵，关中地方震动，陕西守臣将刊布讨刘檄文的告示用快马递到京师，刘瑾见了感到吃惊，赶快将檄文等件压下，只上奏朱寔鐸反叛，遣总兵曹雄等率兵堵截叛军。当时，宁夏游击将军仇钺正率兵备边。朱寔鐸认为仇钺可用，遣人去策反，要仇钺率兵来会。仇钺佯许出兵，但称病不起，朱寔鐸派周昂至仇钺处问计。伏兵猝起，杀死周昂，仇钺率精兵百人奔安化王府，擒获朱寔鐸，安化王的部下大部分反正。朱厚照得悉藩王叛乱，十分重视，立刻颁诏天下，稳定人心。诏中有宽宥充军罚米官员、停征丈田羡余粮草等事项。命令神英充总兵官，太监张永总督军务，起前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，率京军及边军讨伐朱寔鐸。当时朝廷尚未接到仇钺已经俘获朱寔鐸的报告，所以组织了远征军向宁夏进发。未至，朱寔鐸等已被擒。张永、杨一清等还京。

朱寔鐸的叛乱只有18天就被平定，但是政治影响却很大。大就大在它给现实昭示了一大信息：刘瑾的专权已经达到最高限度，它将危及皇权的存在。这种信息终究要反馈到朱厚照那里，使他与刘瑾的关系发生决裂。

## 刘、张的矛盾

刘瑾的垮台，还有一种因素不容忽视，也就是刘瑾的最亲近的伙伴、原来“八虎”之一的张永，这次率兵出征朱寔鐸归来，利用向朱厚照汇报情况之机，向皇上彻底揭发了由刘瑾的暴政而引起此次藩王叛乱的实情。张永借用这次事件将刘瑾扳倒了。

刘瑾起家于宦官“八虎”集团，后来他成了这个集团的首领。当他的权势越来越大时，他的伙伴会越来越感到他的威胁，刘瑾也会时刻感到伙伴们对他的威胁，于是刘瑾与他的同党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。有一次，“八虎”之一，掌东厂的马永成打算把一名叫邵琪的亲信升为百户，并已经取得皇上的同意，但刘瑾却偏偏不同意，到朱厚照面前力争，使邵琪空欢喜一场。马永成因此认为刘瑾既不给自己面子，又在皇上跟前压了他一头，从此就恨透了刘瑾。掌西厂的“八虎”太监之一的谷大用，要在临清开设皇店，

给事中安奎、御史张彧因查盘钱粮还，(刘)瑾索赂不足，以为参官不当，辄发怒，用一百五十斤枷，枷于东西公生门。时暑雨昼夜不辍，莫敢少移。都御史刘孟到任迟延，亦逮至京，枷于吏部门外。御史王时中枷于三法司牌楼下，远近聚观垂泪。文臣垂首丧气，莫敢近觑。给事中许天锡、郗夔皆因事自杀。兵部主事王守仁抗章论瑾等专权乱政，瑾矫旨挺于朝堂，不死，降谪贵州驿丞。(王)守仁犹恐不免其死，遂诡秘其踪迹以远害。大理评事罗侨亦劾瑾，杖之不死，亦远谪。

——明 陈洪谟《继世纪闻》卷二